



乡村生活

安徽合肥 金萍

老爸听说买好回老家的票了,高兴得两眼放光。我也是。立马精神百倍,仿佛换了个人,疲沓之态顿无。我能说,乡下生活就是我的理想生活吗?不知道有多少人撇嘴笑呢。可是,我喜欢乡下,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呢?沈从文先生不是也说过:我就是一个乡下人嘛。乡下人自然离不开自己的故土了。到哪里都惦记着。惦记什么呢?

惦记着天空如画。晴空巨大的画布上,开满了泡桐花,每日呆望都看不够;

惦记着田野锦绣,触目皆景,像美人,不施粉黛的天然样,更迷人;

惦记着那一口家乡的吃食,是几十年梦中的奢望……

惦记得太多太多,那是我心目中最亲最美的地方。人人都说自己家乡美,用语言描述太费劲,图解一下俺村有多美吧——泡桐树仿佛是村树,一进河南地域,到处都是泡桐、白杨的天下。村路,风中的泡桐花和高大的白杨是不可忽视的风景。

长成原野中的一棵树不容易,黄河岸边的风太大,根儿得扎多深才能不被刮倒啊。我家院内的泡桐树,电线杆子粗细,经常被冬天的大风刮掉树枝,每年回去都得收拾半天。行道树大都是白杨,茅盾笔下的西北风景。也是中原地区一景。这些年,也有农人嫌树荫影响庄稼生长,都砍了去,所以经常看到路一边有树,另一边光秃秃的奇景。真替树们委屈。离黄河近,春天的风刮起来烈烈的。有次我骑车出门,往黄河滩那条路上遭遇大风,简直能把人刮跑,顶风走不动,更别说骑车了。狂风怒号沙土飞扬中,吓得我调转车头,仓惶逃回村里。

树还是太少啦!一次,骑车去小村作礼。离我村最近的一个小村庄,也就1公里左右吧。这里曾出过北宋著名画家郭熙,相传他常到我们村的梅花岭画画。有次恰巧被巡视的宰相富弼看到,遂推荐给皇上。神宗熙宁元年(1068年)奉诏入图画院,初为“艺学”,后任翰林待诏直长。宋神宗深爱其画,曾“一殿专皆熙作”。郭熙擅山水,无师承,早年风格较工巧,后取法李成,到晚年落笔益壮,能自放胸臆,炉火纯青。其画论《林泉高致》,提出高远、深远、平远

“三远法”。当时宫中重要的屏障,“非郭熙画不足以称”。后人将他与李成并称“李郭”。

四姐后来嫁到这个村儿。作为杰出画家郭熙的老乡,我自是非常自豪。作礼是很可爱的村庄,村口有棵山楂树,开白花,淡雅清香,我每次都要围着树拍照半天。那家养鹅,很高大。鹅的样子就像王子,拽得很。我每次躲得远远的,据说鹅有攻击性,大约还没被驯化好。2021年去晚了,花已落,甚可惜。各村都有自己的动人处。即使寻常景致,也着实可爱——落日余晖下的玉米垛子,金光灿烂;谁家院墙外伸出的楝树枝,淡紫色的小花,随微风飘出暗香。叶羽状,对生,与槐树叶相似,颜色也漂亮,翠绿如玉。四五月开花,我老家黄河两岸常见,夏天开始结果,实如小铃,名金铃子。我喜欢这清雅的树,像兰心慧质的邻家小妹,不张扬,素朴而宝贵。时序轮转,春天是与楝树花、槐花的香味联在一起的,那是童年记忆里的花香。

家乡记忆里还有什么呢?是那明净的蓝天,蓝天下那些可亲的家人和乡亲,还是童年抓知了猴的小树林里遗落的欢笑声……也许都有吧,家乡的美景家乡的人,还有走哪儿都忘不了的家乡味儿,都是牵着我们脚步回家的理由。前年在老家,从别人家菜地捡起扔掉的虞美人,宝贝样带回家,挑块最肥的地儿种上,一边念念叨叨:一定要成活啊,要开出最美的花朵来——花有灵,肯定会如愿。

念念不忘的,最美的,当是那满院儿的树啦。俺乡下小窝,就坐落在这通透天空下的树影与花香中,虽陋室,却芬芳。五月,阳光和煦,啃着刚从镇上买来的烧饼,应是老面发的,味道还是那么正。味蕾从不欺人,那是停留在记忆里家乡的味道。端出家常菜,至树阴下,吃饭喝汤,是不是更香?简单生活,朴

素温馨。还需要什么呢?

大地之上,处处是好物。你知道,在村外,麦苗青青,无际的小麦给平原铺上了漂亮毡毯。房前屋后,月季蔷薇和紫薇开得养眼,自家的饭菜还是小时候的味道,夫复何求?而老家的老屋和新房,更是我的栖心地。简朴到极致,作为一枚村姑,由衷爱此乡居生活。每次回到乡下的家,都是幸福满满的感觉。天天想唱歌。现在才理解,为啥以前我爸妈喜欢往老家跑。农村特有的蓝天,明净通透,水洗一般,让心也澄澈起来。心无杂念,一心一意地活,是我们当下能做到的。

作为一个胸无大志、从来没有奋发图强过的懒人,裸露于大自然中无所事事地发呆,譬如,搬把小靠椅,坐在自家小院里,在新鲜的空气中畅快呼吸,或神游太极、浮想联翩,或心静如水,全无杂念,无迎无拒,随其自然,这,是我理解的自由和幸福。生命最大的奢侈是虚度时光。

夜晚,村文化活动中心灯火明亮,广场舞跳起来。我不会跳,但每晚来打卡,感受气氛。经历过疫情,我们都知道,这有多可贵。不夸张地说,回老家于我等同于过节,想到黄昏斜阳下金色的麦田,犹如米勒笔下的油画,每凝视,不由感恩造物主的恩赐,心,就开始荡漾。有本日本人论茶道的书中说:“本质上,茶道是一种对‘自然’的崇拜,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,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,所进行的温柔试探。”在不完美的生活中寻求完美,乡居,也是我寻求尽可能圆满人生的一种方式吧。在老家,在全然原汁原味的生活中,我也尝试着,试图感受乡村生活的本色之美。那种美,不自知,却使人感动。

而美,是最有力量的。和家人在一起,极简的生活也是富足。

沧桑东关街

江苏建湖 陈文祥

旅游,我们是怕挤的一族。一行二十一人组团,提前打个时间差,选择错峰,既不挑星期日,更不拣逢年过节。就寻常天,包了一辆旅游车,下了趟扬州。早听说,游览过瘦西湖,如果,不上东关街逛逛,绝对一大遗憾,甚至等于白来。东关街,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。就这一顶桂冠,足够你无限遐思,心之向往,迷你青睐。

艳阳高照。闷热难耐。中饭后,许多游客已躲到树荫下乘凉。此时上街,可谓最佳窗口期。东关街,因街道由西向东直抵东关城门而得名。我们从东首下车步行,一座雄伟的青色古城门楼,耸立云端,扑入眼帘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恢宏气势,摄人心魄。穿过幽幽的城楼门洞,恍如穿越时光隧道。放眼西望,东西长街,市井繁华,商家林立。行当俱全,生意兴隆。好一幅扬州版“清明上河图”。如诗如画,美轮美奂,古色古香,让人不知今昔是何年?

光滑平整的石板路,默默无闻,延伸远方。青砖黛瓦马头墙、雕花格窗木板门、砖雕、大缸、老井、古树、木牌匾、红灯笼,清一色的明清建筑,古风古韵,俯拾即是。面对面,肩挨肩,臂搭臂,像二条卧龙,分立街道两侧。诉说着无尽的岁月沧桑,演绎着烟花古巷的不朽传奇。东关街,东至古运河边,西至国庆路,全长1122米。以前,不仅是扬州水陆交通要道,而且是商业、手工业和宗教文化中心。东关街是扬州城发展演变的历史见证者,也是扬州运河文化与盐商文化的发祥地。距今,已有1200年历史。

纵观东关街的建筑,并非人云亦云的简单模仿,而是非常有个性化的智者。无论是“前店后宅,上宅下店”典型传统商业街的建筑空间组合,还是青砖小瓦马头墙沿街建筑元素,亦或是河、城、街多元而充满活力的空间布局,鱼骨状街巷串连体系,都

彰显着江南运河城市独特的风韵。犹如扬州小调,味道与众不同。漫步东关街,满街的人头,人头,还是人头。游人如织,摩肩接踵,水泄不通,似乎针也插不进。步行街我到过不少,夫子庙,城隍庙,乌镇,从没见过东关街如此人山人海。千算万算,我们还是失算了。其实,人家东关街,原本就兴隆得一塌糊涂。

早期,陆陈行,油米坊,鲜鱼行,八鲜行,瓜果行,竹木行,一条街,居然有百家之多。今天,东关街上的“老字号”,如数家珍,一撸一把。有开业于1817年的四美酱园、1830年的谢馥春香粉店、1862年的潘广和五金店、1901年的夏广盛豆腐店、1909年的陈同兴鞋店、1912年的乾大昌纸店、1923年的震泰昌香粉店、1936年的张洪兴当铺、1938年的庆丰茶食店、1940年的四流春茶社、1941年的协丰南货店、1945年的凌大兴茶食店、1946年的富记当铺。这,布满皱纹的“脸”,饱经风雨,历经沧桑。就像古树的年轮,多一份阅历,多一份沉淀,多一份故事,多一份精彩。

还有著名的周广兴帽子店、恒茂油麻店、顺泰南货店、恒泰祥颜色店、朱德记面粉店等。也一一书写着东关的风流。东关街是扬州手工业集中地,前店后坊的连家店遍及全街。樊顺兴伞店、曹顺兴篾匾老铺、孙铸臣漆器作坊、源泰祥糖坊、孙记玉器

作坊、董厚和袜厂。仿佛杜十娘打开了百宝箱。而深深打上扬州烙印的地方品牌,更是俯拾皆是。扬州牛皮糖、扬州三把刀、扬州酱菜、扬州炒饭、三月东关、扬八怪、味道淮扬、扬州三头宴,等等。如宝石一样,镶嵌在长街上。尤其珍贵的,一些失传的传统手艺,如灿烂星辰,闪耀在东关:有弄糖人的、有刻版画的、有刻玉章的、有玩皮影的……老师傅们各显神通,各展才艺,游客犹如欣赏一出精彩传统折子戏。十里长街市井连,不出东关街,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,呵呵,一条龙摆平。

人气爆棚,财气爆棚。东关街,就是这么牛。还有更牛的,东关街,有内涵,有学问。

这里,除有老字号店铺外,还集中了众多古迹文物。有个园、逸圃、汪氏小苑,还有,扬州较早创办的广陵书院、安定书院、仪董学堂,明代的武当行宫、准提寺,建于康熙五十三年(1716年)的清真寺。其中,个园,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。仅仅一条街,有市级以上文化单位21个,重要历史遗迹20多处。园林胜迹,名庭豪园,庵观寺院,古街小巷,一步一景,景景相连,美不胜收。游人目不暇接,流连忘返。

“春风十里扬州路,卷上珠帘总不如”。难怪,唐朝著名诗人杜牧,如此深情描绘东关街。东关街,是一条古街。也不是一条街。她像一首歌,一首诗,一本书。每个游人眼中,都欣赏到不同风景。

